

血肉相联



83
07

行 著
行 著

目 錄

人民的戰爭	劉白羽 (一)
遼吉前線紀行	張 魯 (五)
民伕擔架隊	王向立 (九)
擔架第四班	劉志忠 (一二)
王清發披星守傷員	黎 陽 (一四)
金安和三次上火線	胡翼成 (一七)
民伕英雄剪影	(二〇)
呼蘭擔架隊活躍前綫	(二三)
擔架隊斷片	(二七)
永北前線擔架隊速寫	(三〇)
愛	當 工 (三五)
三棵樹換軍盛況一瞥	程海洲 (三八)
一片心意	汪 琦 (四一)

愛護傷兵的王老太太	常工(四四)
掩護	魯魚(四七)
開魯游擊見聞	麥新(四九)
熱情照顧傷員	方初(五四)
帶路	曉梅(五六)
獻槍	彭達章(六〇)
二連在大謝家屯	王向立(六二)
血肉相聯	吉戈(六八)
一隻小雞	王曉旭(七一)
軍民之間	路波(七六)
「等了你們很久了」	王向立(七八)
暖熱了老大嫂一家	曉梳(八二)
行李不見了	藍曼(八六)

人民的戰爭

劉白羽

在蔣介石裝偽『停戰令』後二小時，他的軍隊就朝茂林方向向西滿解放區進攻，但這只是一個前哨戰，現在他是更兇殘無恥的集中六師兵力又一次向東北人民挑戰了。記者在最近二十餘日當中，從漫長的西滿交通線，走向前方，處處看到一種人民動員的熱情，——這種熱情是當人們認清目標，充滿希望，沉毅向前的時候所流露出來的，而且這種熱情，和我今年在四平之戰時所見，有了顯著的不同。一週之前，松花江在一夜嚴寒後冰凍起來了，我在江邊一家撈青戶王家破舊的草房裏過了一宿，早晨天尚未明，主人在灶前燒火，在火焰的光照中，四十六歲的左爾欽農民馬雲倉和我談起話來。他原來是抬擔架送傷員到大後方去，完成任務，連夜折回，趕在朋友家借宿，準備天一亮就回家。當我們談到傷員的工夫，他突然望了我一眼，他說：『……在街上我把抬的同志放下，我看了看，我就買了兩枝香煙給同志抽，他不要，我說：你抽吧！後來我想他一定餓了，我又買了些乾糧給他吃。……』

他談得平淡，笑得得意，但他的形象却引起我一種可驚的感動。我記起那天在前郭旗所見的事實：黃昏，從伏龍泉火線上下來的一批傷員進了街。前郭旗街上設有八處傷兵暫留所，我訪問天豐客棧的一處，那裏有十個小孩子，——一個胖胖紅臉的孩子叫隋聯璧，他是這個組的組長，他們都是兒

童團的，在這裏照護傷兵。這一次，八處暫留所的兒童團員都一日一夜沒有合眼。一個十三歲的小孩子爲了要給一個重傷號找到熱開水，在那樣寒冷的夜間，滿臉是汗，從我身邊跑過。在一舖炕上，放着十個小行李捲，我問階聯壁：『你住在外頭，母親放心嗎？』『是母親叫我來的呀！』——就在這時間，在門口發生了一陣哄鬧擠動，原來一個傷員曾經在這條街上住過，現在在昏暗的光線下，給老鄉發現圍上了，——一個老太太端着剛煮好準備當晚飯吃的餃子走來。

我不願過早去下任何判斷，但我忠實於我確實所見。正像不久前一個民衆軍戰士在火車站告訴我：在人叢附近，他們傷兵到了一個村莊，那裏沒有新奇口號或標語，只有幾個小學生冒着冷風，一個人從手裏遞過一個熟雞蛋，他們一接到都哭起來了，他不能不爲此感慰。在洪北這次動員民佚時，因爲有的人沒棉襖，一個老頭突然把棉襖一脫說：

『我老了不能去，棉襖脫給你們！』

在嚴寒中，他光着身跑回去。

我乘着美國十輪卡車在郭爾羅斯草原上前行，我望見大路上千百羣衆，大車帶着灰塵前進。我會經試驗在他們中間尋找一個鮮明的答案，——當然這答案是關於目前戰爭和他們的動員的，以下是我尋找的結果：有的說：『八路軍分了土地，現在是我們報效的時候了！』有的說：『八路軍是爲工農打天下！』——熱情的泉源在羣衆中，熱情的泉源是不盡的，十四年嚴寒凍不了，封不住，現在是噴射、傾洩的時候了。乾安縣半日之間送齊全縣公糧。家家戶戶，通宵打場。一輛大車陷在冰泡子裏，連夜拉出來，在零下三十度冷氣中，還是往前送，十萬斤糯米送到了前郭旗。十一月十六日，我坐在

前新旗政府的時候，走過來一個短小精幹的老羊皮的農民，他說他叫姜永和，是吉拉區區長的副身會（農民稱自己的農會）會長，他臂纏紅布臂章。就是他們的吉拉圖，夜晚十時送他去偵，天沒亮，雞沒啼，四十輛大車一個不少到了指定地點。

東北天寒地凍，傳說中關東人是豪爽而熱情的，但是羣衆沒有任何神秘，他們是真正實際主義者，他們眼睛看着世界，他們認識到那裏說到那裏，長白線（從白城子到長春）上的老百姓說：『我們是裏八路，你們關裏來的是外八路，沒有裏八路，外八路站不住腳，沒有外八路，裏八路翻不了身。』難道還需要添加什麼奧妙的語句，眩惑的言詞嗎？這不是最恰當的說清人民戰爭的意義了嗎？說清人民的熱情是怎麼一回事了嗎？這是基本的問題，是人民有了土地——在獲得土地的過程中，人們發生了顯著的變化。關於這一點，我再報導一件事實。乾安縣藍子區羣衆運動發展較遲，五月分了地，把窩主的牲口也分了。二個分到一隻牛的農民跑去向農會會長問『牲口是不是咱們的？』會長沉吟了一下回答：『還不能說，你生餵着吧！』後來他要上縣開會，那個農民又來問：『聽說你去縣開會，牲口算不算咱們的？』他說：『等一等，縣上回來再看。』在縣上開了農工大會，會上決定各區都抽幹部幫助藍子區翻身，不久部隊也開來把胡子消滅，這時那個農民又來問，這次農會會長肯定的回答：『現在沒問題，算了。』那個農民沒有響，會長立刻興奮的想出一個主意：不信，殺一隻看看！農民們果然殺了一隻，看看，地主也果然沒有表示，他們相信這真是自己的了。這是千萬個翻身運動中一個很冷僻，偶然的例子，但過去這一段發展，正說明這半年來，東北解放區與今年春天有了更大不同，羣衆從實際發展中積極起來，——而且明白這是爲了什麼。馬雲倉那天還告訴我，他在

左蘭欽分了一塊半地、一匹馬，十石高梁，一間半房屋，他伸出手指跟我計算着，明年秋收後他可以富裕五石糧，他就能夠添上兩身棉襖。

記者從郭爾羅斯往東進入蔣管區，十一月廿三日黃昏，黃家堡子附近，從東方一羣老鄉趕着百多匹馬走來，我們遠遠看見，以爲是養馬隊（中央胡子），老鄉却快樂的舉手高呼：『聽說何區長回來，我們都回家來了！』何區長從春天就是高家店的民主區長，長春撤退後，他在這附近打了半年游擊，現在又來了，他個子不高，聲音宏亮，黃家堡的農民潘希玉走到民主聯軍一個同志跟前說：『你給寫封信吧，叫我兒回來，你說咱何區長回來了！』

遼吉前線紀行

張 蓓

這是嚴寒的十二月，我穿行在松花江嫩江兩岸三個接近前線的城市與鄉村，進入了東北平原腹心地區的邊緣。

在前線，在戰線的後方，與五個月前不同的新景象，在興奮你，接近你。進犯軍的矛頭，向北指，人民解放軍運動在他的左邊，右邊，前邊，後邊，主動的選擇機會，捕捉它，殲滅它。而三萬有組織的農民後備大軍，像洪流一樣從各個方向白天黑夜的支援前線，這是一幅廣大人民從土地開爭邁進武裝鬭爭的新圖景，是走向人民戰爭的一大畫面。

在前郭旗的吉拉圖區（這是面對着敵人的前線地區），每一個人都參加了戰爭。二十萬斤草，在一個晚上送到軍隊裏，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數目字，它象徵着羣衆巨大無比的熱情，在最近幾天，七家子一帶所有男人都離開了自己的熱炕，奔跑在零下廿度的寒流下，屯子裏每一個碾子從黃昏響到天明，繞着碾子轉的，不是高大的馬匹，慍悍的蒙古人，和健壯的漢族的青年，而是姑娘媳婦和老大娘。我們訪問了一個貧寒的家庭，這是在黑夜的空房中，屋內空無一人，大門口的碾子吱吱響，一個六十歲的老大娘，一步步的在碾高梁。他說：『馬和兒子參加了運輸隊和擔架隊，老頭子幫助軍隊修路，咱不推，八路軍吃什麼？』在她的旁邊，沒有鞭子和刺刀的威迫，他家是翻身會會員，執行

翻身會交下的任務，一切出於自願。

在這縱橫近百里的地區裏，身肩扎槍站崗放哨的全部是婦女會員，沒有路條，無論軍隊和老鄉，每一條大路和小道都難通過，從前郭旗到王府，這七十里長的途中，每一個屯子都安置着一排排的水缸，戰士們走過這裏，都說：『在關內，也不過如此啊！』當隊伍通過前瓦房屯時，大羣婦女跑到隊伍跟前，毫不羞澀的給每個戰士插上朵花，鑼鼓在旁邊敲着，他們熱情的說：『插上一朵勝利花，到前面去消滅敵人！』

組織起來的農民，翻身覺悟的農民，就是在激烈的戰爭中，也沒有放鬆對奸細的警惕，敵人的豬嘴，曾兩次伸進王府，在離王府車站十里的登樓庫屯，兩個反動的國特地主王恩德和胡宗成，計劃乘機組織暴動，槍殺窮頭。這個計劃實行前的九小時，被羣衆發現了，翻身會立刻召集了三百人的羣衆大會公審，在砲聲隆隆中農民槍斃了自己的敵人。

嚴寒不能消失人民參戰的熱情。

今年的松花江封凍特別晚，當第一批糧草從江東轉運過江時，無數大冰塊在江心互相衝擊，渡河的木船，被冰塊拚住不能前進，英勇的水手，經過增資翻身的水手，當他想到糧食對於軍隊的作用時，沒有猶疑的脫光衣服，跳進冰流，推船前進。

在白茫茫的雪原上，擔架隊抬着傷兵往後方轉運，農民的衣服已很單薄，但傷員痛楚呼叫時，他們把自己的棉襖脫下，蓋在傷兵身上，農民的手已凍得通紅，但有人脫下自己的手套，穿在傷兵的腳上。

美製飛機不能絞殺人民參戰的熱情。接連三天，從上午九時，美製P四一式的戰鬥機，就出動至鄂拉海王府一帶掃射，在七家子曾有九個擔架隊員，在慘無人道的掃射下犧牲，他們大部份是蒙古人。但是飛機執行帶來的不是恐懼和恐怖，而是悲憤和仇恨，農民們給英勇的死者舉行了隆重追悼會，旗政府主席代表了政府來參加，一個家族死者的家屬，一面流淚一面用蒙語向死者屍體說：『在滿洲國當勞工，死了人好比死了一條狗，你今天爲自己翻身而死，你死的光榮！』

在另一個地方，飛機掃射以後，數百擔架隊員，每人拾了一顆美國大子彈壳，裝進腰包，這是仇恨的紀念，農民們已經這顆子彈壳裏，認識到美國帝國主義的殘暴和兇惡。

人民軍隊和覺悟的農民，在戰爭中親如家人，傷員在途中餓了，擔架員自己拿出錢，買東西給傷員吃，一個傷兵不能動彈，擔架隊員就用雙手去接他的大便，這個參加過抗日戰爭的老戰士感動得流淚了，擔架抬到了目的地，一個負傷的戰士同志吃力的從內衣的口袋裏，掏出了節省下的五百元，送給老鄉買餅吃，六個擔架員沒有一個肯接受，因爲他們知道，更深重的感情不在這上面。

在前線的空際時間中，軍隊派人到羣衆中講部隊生活，軍隊進一步熟悉羣衆，羣衆加深了對軍隊的了解。

在十二日往北開的火車上，車箱中的乘客，有半數以上是半月換班從前線歸來的擔架員運輸員，他們帶着戰鬥的辛苦回家去了，笑聲和談論民主聯軍勇猛戰鬥的喧嘩聲，充滿了車箱，他們規規矩矩看見了人民解放軍的強大主力，英武的砲兵和如虎的戰士。躺在行李架上的養廣縣的一個擔架小隊長，向他周圍的同伴說：『你看那八路軍真是一望無邊，我看打下××××不成問題。』他是隨軍到過冀

山屯（德惠附近）前線的，坐在他底下的是一個年紀較大的農民，他沉著的說：『現在八路軍忽東忽西，一有機會就消滅中央軍，你看伏龍泉靠山屯，八路軍的砲一響，中央軍哇哇叫，一營營的被消滅俘擄了。』人民解放軍運動戰的方針，已在羣衆的思想中得到體驗。

當我目睹這些人民戰爭的圖面時，我們將回憶起五個月前的情景，那時，我們的部隊曾經碰到一些不應有的阻礙，這些阻礙來自軍隊不了解羣衆，人民也不熟悉自己的隊伍，而在五個月的土地開爭的烈火中，在思想上開始受過洗禮的覺悟的農民，已受到了戰爭的考驗。（在這裏我們不能也沒有忘掉更大的艱難在前進道路上等待我們），現正普及全遼吉區的參軍運動，說明了人民解放軍有強大不竭的後備，無窮的兵源，經過考驗再考驗的人民，終必在東北大平原上，扭轉戰局，收復失地。在歸來的火車上，我以無限希望回憶着毛主席在七大政治報告中的名言：『戰爭教育了人民，人民將贏得戰爭，贏得和平，又贏得進步。』

民伕擔架隊

王向立

在攻佔沫石河的戰鬪中，緊跟着最前綫，有零零散散的，幾個人在一起的，穿着黑色衣裳的人們在奔跑着。山崗上鋪滿了的白雪，襯托着他們的身影，顯得特別觸目鮮明。他們是民伕擔架隊，在槍林彈雨之下，搶救我們的傷員。敵人是容易發現他們作爲射擊的目標的，當子彈射向他們的時候，王學進鼓勵別人前進，他說：『子彈打得吱——吱的響，那就打得很高，大家不要怕；如果是嗖——嗖一陣風聲，就打近了，大家小心點！』他過去是個窮小子，曾經被迫着去當過兵，後來在家種莊稼，過着苦難的日子。民主聯軍一到，民主政府建立了起來，貧苦的農人有了組織，他家得了很多土地，他深深感到民主聯軍是爲人民服務的軍隊。他告訴我：『農工會號召我們幫助八路軍打仗，到前方抬擔架，我就自動報名來了。』這一次，五常縣的民伕，確是自願來的多。

民夫們在火綫上活躍着。二十多個人抬着六付擔架，走到半坡上，敵人的機槍打了過來，他們本能地放下擔架，爬在地下，蒲秀生馬上發覺這並不是安全的地方，敵人的子彈很容易打着他們，他大聲的喊：『快走！快走呵！』他們冒着敵人的槍彈把傷員抬過嶺去。有一次，在另外一個嶺上，敵人的子彈正噹噹飛過，擔架是不好上去的，蒲秀生和安占元攙着傷員快步的跑了過去。小個子的柳玉生架着一個傷員走着，在他的身上還擰着那彩號的槍。樊升、于海彬、杜連成、馬清山、楊俊升和張連

十六個人爲了搶救我們的彩號，甚至緊接着我們的戰士，跑到離敵人不過三十米遠的地方。

民夫們有很好的組織。那些活躍在戰場的第一線的，是年青力壯的小夥子們，稍爲靠後一點，是年紀比較大一點的。他們關心彩號，忘記了自己的寒冷和疲勞。這是嚴寒的三九天，凜烈的風吹得人們凍入骨髓，偶一不小心，就會凍壞的了。民夫們有了準備，他們在出發的時候，就隨身帶來被子，平時自己蓋，一打仗，就用來照顧傷員。一個傷員的腳冷，蕭友把自己的皮襪脫下來，包着他的腳。爲着躲飛機，民夫們帶着他們抬的擔架在野地上隱蔽了一個多鐘頭，在路上突然停止下來，大家都感覺到冷，王殿臣還是把自己的大衣脫下來給傷員蓋上。『你不冷嗎？』傷員問他。他說：『同志，我不冷，就是冷點也不要緊。這樣冷的天，你們打仗負了傷，這都是爲着咱們窮人翻身，過好日子，我冷點也不能叫你冷着。』也許正是這樣一個原因，薄世芳把他的被子送給了彩號。當我問及他的時候，他簡單的回答：『他冷呵！』後來部隊送還一床被子給他，他說：『是我送給他的呵！』他是一個不善於說話的人，他不能說出恰當的話來表達他的感情，我知道他是一個剛翻了身的農民，一床被子對於他是很寶貴的，可是他甘心情願的送給了我們的戰士。他說的那兩句話是够耐人尋味的。

民夫們在路上小心的抬着傷員，每逢過溝，或者上下坡，他們更加謹慎，不能讓傷號遭遇到更多的痛苦。當飛機在空中盤旋的時候，他們總想法把傷員隱蔽起來。劉老頭等幾個人走到一處，周圍沒有屯子，他們把擔架抬到大樹底下。他們自己却躺在地上，臉面朝天，然後把身一翻，身上穿的衣服沾上了白雪，飛機是不容易發現他們的。每到一個休息的地方，他們給彩號燒開水喝，烤包腳布。楊俊升、王殿雲等給彩號端尿盆。有一個傷員要喝大米粥，李作平慢慢的喂他。劉老頭安慰傷員說：『

你們好好在後方養着，很快就會養好的。」他們問寒問暖，如同父兄對待他們的子弟一樣。孟慶生、孫連科、趙功等十多個人抬着擔架，走了二十多里路，不要人換他們，這是什麼原因？六十來歲的王文海說：「換來換去，弄得傷員顛得不舒服。」五十多歲的李德富是抬得連肩膀也腫了，他和年青人一樣，是不要人換的。

這就是解放區的民夫擔架隊。他們大多是翻了身的農民。他們在前綫上，不惜自己的生命去搶救傷員，他們在英勇的和敵人搏鬥。

擔架第四班

劉志忠

走進擔架大隊第九中隊第四班的門，我和擔架隊員們打了招呼，看了看屋內四周，向班長張學增說：「這家雖然很窮，收拾得倒很乾淨。」一位老鄉插上來：「我說同志坐，咱們剛到這屋子住下的時候可埋汰啦，全是咱們收拾的。」貧縣民伏大隊九中隊第四班每到一處就很習慣的給住家先掃地掃炕，屋子收拾乾淨才進屋子住。

大夥都坐在炕上，我們的嚮導由打掃屋子而開始了。

「我們班長好得沒比的，打賓縣出發沿途睡覺先盡咱們大夥睡下他才睡，要是炕上沒地方，在地土溜躑一會也不上炕，就是睡得下，也讓他們睡在炕頭他個人睡在炕梢。吃飯剩菜先盡咱們，有一次班長一看飯不夠，他說：『我飽了，不吃了，你們吃罷。』咱們班長睡覺吃飯是這樣，抗活也是這樣，拾彩號總是爭着多拾一會，對咱們班口說：『你做做吧，讓我來。』」

班長是這樣咱們更拾得歡，對彩號也特別操心，有一次我們拾一個小同志，這小同志手和腳都帶彩了，一點也不能動。天冷又是夜晚走路，傷口是抗不住凍的，把小同志抱上擔架，咱們兩件皮襖子脫下來裹住腳，皮套子套在帶彩的手上，棉被上面又包着咱們的衣服，拿棉衣做枕頭，免得頭梗得難受。要不是蓋得暖暖的，這樣凍的天小同志怎能睡了十幾里路呢？

臨上擔架的時候，咱們招呼小同志說：『要啥只管說話，怎樣舒適咱們就怎樣做。』班長同咱們總是這樣想：『要把小同志凍壞了，於心下不去呀！』

抬出十幾里地，小同志要尿，班長輕輕將小同志扶轉身，小同志不能起來，側靠在咱們身上。免得尿在被子上班長用手接着尿，尿就從班長的手上順着流往地下。帶彩的人身上火氣大，尿臊味可真不好受，但是咱們班長一點也不嫌棄。

咱們怕小同志太凍，擔架抬得特別快，不知流了多少汗，衣服都掛冰了，小同志看咱們太辛苦了，負傷痛的那樣厲害，還把新羊肚手巾抽出來交給咱們擦汗。

到了兵站把小同志抬上炕頭，蓋好被子，找了碗開水給他喝，又跟小同志說：『在路上有什麼困難，你要提前張羅，要不自己遭罪呵！』咱們要往回返，小同志把咱們叫住慢慢他說：『老鄉，你們對我照顧太周全了，我是民主聯軍五二部隊的，十九歲，名叫吳盛海，雙城縣人，我傷口會好的，等我傷口好了到賓縣去看你們。』

今天前半晌我們班長還叨咕着小同志呢，別的民伕是不是像咱們這樣侍候呀？」

九中隊是賓縣民伕大隊最好的中隊之一，第四班又是九中隊最好的一班，他們愛護傷員像愛護自己親兄弟一樣，他們知道這次自衛戰爭是爲了保衛與鞏固他們的土地而戰爭的。

他們共計十二人分兩個擔架小組，九人分得土地，十二人都是農會會員，這就是爲什麼他們這樣積極的支援前綫，而又成爲九中隊最好的一班的基本原因了。

王清發披星守傷員

黎陽

王清發是呼蘭擔架隊隊員，當他自動報名參加擔架隊的時候，他就跟翻身會的人說：『沒有民主聯軍，就沒有我王清發，我今天翻了身決不能忘了救命恩人，只要能作到的事，一定要好好的去作。』

是在圍攻德惠的一個下午。大隊擔架早已抬着同志走出好遠了。而大車呢？又掉在後面，不知什麼時候才能趕上來。就在這個夾當老王發見了一個傷勢不輕的彩號。當然這是不能不管的了，於是他就俯下身去對傷員說：『同志你等等，我去找人來抬你。』一面說着一面敏捷地給傷員包紮起頭部的傷口，然後就跑去找人。還好，居然在附近的村子裏找到了三個老鄉，把傷員放到擔架上抬着走了。

出德惠應該是走東北，可是大家都摸不清地理，就順着鐵道向北走去，一直到了達家溝，達家溝原是敵人的據點，三個找來的老鄉們一看走到了蔣軍據點，一來胆小怕事，二來又不敢把這事情明說出來，就藉口說：『再去找幾個人，抬起走得快些。』老王本是個實心眼人，毫末加思索地就放他們去了，然後就老老實實地守着傷員優等着。從太陽下山一直等到了天黑，還不見他們回來，這時，老王才開始感到受騙，心裏發急了。